宋史/卷26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百六十一 ◄

宋史
卷二百六十二　列傳第二十一

► 卷二百六十三

李穀

李穀，字惟珍，潁州汝陰人。身長八尺，容貌魁偉。少勇力善射，以任俠為事，頗為鄉人所困，發憤從學，所覽如宿習。年二十七，舉進士，連辟華、泰二州從事。

晉天福中，擢監察御史。少帝領開封尹，以穀為太常丞，充推官。晉祖幸鄴，少帝居守，加穀虞部員外郎，仍舊職。少帝為廣晉尹，穀又為府推官。及即位，拜職方郎中，俄充度支判官，轉吏部郎中，罷職。天福九年春，少帝親征契丹，詔許扈從，充樞密直學士，加給事中。為馮玉、李彥韜所排。會帝再幸河北，改三司副使，權判留司三司事。

開運二年秋，出為磁州刺史、北面水陸轉運使。契丹入汴，少帝蒙塵而北，舊臣無敢候謁者，穀獨拜迎於路，君臣相對泣下。穀曰：“臣無狀，負陛下。”因傾囊以獻。會契丹主發使至州，穀禽斬之，密送款於漢祖，潛遣河朔酋豪梁暉入據安陽，契丹主患之，即議北旋。

會有告契丹以城中虛弱者，契丹還攻安陽，陷其城，穀自郡候契丹，遂見獲。契丹主先設刑具，謂之曰：“爾何背我歸太原？”穀曰：“無之。”契丹主因引手車中，似取所獲文字，而穀知其詐，因請曰：“如實有此事，乞顯示之。”契丹國制，人未伏者不即置死。自後凡詰穀者六次，穀詞不屈。契丹主病，且曰：“我南行時，人云爾謂我必不得北還，爾何術知之？今我疾甚，如能救我，則致爾富貴。”穀曰：“實無術，蓋為人

所陷耳。”穀氣色不撓，卒寬之。

俄而德光道殂，永康繼立，署穀給事中。時契丹將麻答守真定，而李崧、和凝與家屬皆在城中。會李筠、何福進率兵逐麻答，推護聖指揮使白再榮權知留後。再榮利崧等家財，令甲士圍其居以求賂，既得之，復欲殺崧等滅口。穀遽見再榮謂之曰：“今國亡主辱，公輩握勁兵，不能死節，雖逐一契丹將，城中戰死者數千人，非獨公之力也。一朝殺宰相，即日中原有主，責公以專殺，其將何辭以對？”再榮甚懼，崧等獲免。

漢初，入拜左散騎常侍。舊制，罷外郡歸本官，至是進秩，獎之也。俄權判開封府。時京畿多盜，中牟尤甚，穀誘邑人發其巢穴。有劉德輿者，梁時屢攝畿佐，居中牟，素有幹材，穀即署攝本邑主簿。浹旬，穀請侍衛兵數千佐德輿，悉禽賊黨，其魁一即縣佐史，一御史臺吏。搜其家，得金玉財貨甚眾，自是行者無患。俄遷工部侍郎。

周祖西征，為西南面行營水陸轉運使。關右平，改陳州刺史。會有內難，急召赴闕。周祖兵入汴，命權判三司。廣順初，加戶部侍郎。未幾，拜中書侍郎、平章事，仍判三司。初，漢乾祐中，周祖討河中，穀掌轉運，時周祖已有人望，屬漢政紊亂，潛貯異志，屢以諷穀，穀但對以人臣當盡節奉上而已。故開國之初，倚以為相。是歲，淮陽吏民數千詣闕請立生祠，許之，穀懇讓得止。

先是，禁牛革法甚峻，犯者抵死。穀乃校每歲用革之數，凡田十頃歲出一革，餘聽民私用。又奏罷屯田務，以民隸州縣課役，盡除宿弊。穀父祖本居河南洛陽，經巢之亂，園廬蕩盡，穀生於外。既貴，訪得舊地，建蘭若，又立垣屋，凡族人之不可仕者分田居之。詔改清風鄉高陽里為賢相鄉勳德里。

二年，晨起仆階下，傷右臂，在告，旬中三上表辭相位，周祖不允，免朝參，視事本司，賜白藤肩輿，召至便殿勉諭。穀不得已，起視事。征兗州，為東京留守、判開封府事。

顯德初，加右僕射、集賢殿大學士。從世宗征太原，遇賊於高平，匿山谷中，信宿而出，追及乘輿，世宗慰撫之。世宗將趨太原，命穀先調兵食，又代符彥卿判太原行府事。師還，進位司空、門下侍郎，監修國史。穀以史氏所述本於起居注，喪亂以來遂廢其職，上言請令端明、樞密直學士編記言動，為內廷日曆，以付史官。是歲，河大決齊、鄆，發十數州丁壯塞之，命穀領護，刻期就功。

二年冬，議伐南唐，以穀為淮南道行營前軍都部署，兼知廬、壽等州行府事，忠武軍節度王彥副之，韓令坤以下十二將率從。穀領兵自正陽渡淮，先鋒都將白延遇敗吳軍數千於來遠，又破千餘人於山口鎮，進攻上窯，又敗千餘眾，獲其小校數十人，長圍壽春。南唐遣大將劉彥貞來援，穀召將佐謀曰：“今援軍已過來遠，距壽陽二百里，舟棹將及正陽。我師無水戰之備，萬一斷橋梁，隔絕王師，則腹背受敵矣。不如退守浮梁，以待戎輅之至。”初，世宗至圍鎮，已聞此謀，亟走內侍乘驛止之。穀已退保正陽，仍焚芻糧，回軍之際，遞相掠奪，淮北役夫數百悉陷於壽春。世宗聞之怒，亟命李重進率師伐之，以穀判壽州行府。是秋，詔歸闕，得風痹疾，告滿百日，累表請致仕，優詔不允。每軍國大事，令中使就第問之。

四年春，吳人壁紫金山，築甬道以援壽春，不及者數里。師老無功，時請罷兵為便，世宗令范質、王溥就穀謀之。穀手疏請親征，有必勝之利者三，世宗大悅，用其策。及淮南平，賞賜甚厚。出穀疏，令翰林學士承旨陶穀為讚以賜之。是夏，世宗還，穀扶疾見便殿，詔令不拜，命坐御坐側。以抱疾既久，請辭相位。世宗怡然勉之，謂曰：“譬如家有四子，一人有疾，棄而不養，非父之道也。朕君臨萬方，卿處輔相之位，君臣之間，分義斯在，奈何以祿奉為言。”穀愧謝而退。俄以平壽州，敘功加爵邑。是秋，穀抗表乞骸骨，罷相，守司空，加邑封，令每月肩輿一詣便殿，訪以政事。

五年夏，世宗平淮南回，賜穀錢百萬、米麥五百斛、芻粟薪炭等。恭帝即位，加開府儀同三司，進封趙國公。求歸洛邑，賜錢三十萬，從其請。太祖即位，遣使就賜器幣。建隆元年，卒，年五十八。太祖聞之震悼，贈侍中。

穀為人厚重剛毅，深沉有城府，雅善談論，議政事能近取譬，言多詣理，辭氣明暢，人主為之聳聽。人有難必救，有恩必報。好汲引寒士，多至顯位。與韓熙載善，熙載將南渡，密告穀曰：“若江東相我，我當長驅以定中原。”穀笑曰：“若中原相我，下江南探囊中物耳。”穀後果如其言。李昉嘗為穀記室，在淮上被病求先歸。穀視之曰：“子他日官祿當如我。”昉後至宰相、司空。

周顯德中，扈載以文章馳名，樞密使王樸薦令知制誥。除書未下，樸詣中書言之。穀曰：“斯人薄命，慮不克享耳。”樸曰：“公在衡石之地，當以材進人，何得言命而遺才。”載遂知制誥，遷翰林學士，未幾卒。世謂樸能薦士，穀能知人。穀歸洛中，昭義李筠以穀周朝名相，遺錢五十萬，他物稱是，穀受之。既而筠叛，穀憂恚而終。子吉至補闕，拱至太子中允。

咎居潤

咎居潤，博州高唐人。善書計。後唐長興中，隸樞密院為小吏，以謹願稱。晉初，出掌滑州廩庾，遂補牙職。會景延廣留守西洛，署為右職。延廣卒，居潤往依陝帥白文珂，文珂致仕，乃表薦居潤於周祖。

時世宗尹京，詔以補府中要職。即位，擢為軍器庫使。從征高平，以功遷客省使，知青州。從向拱西征，為行營都監，秦、鳳平，以居潤為秦州，歷知鳳翔、河中府。顯德三年秋，遷內客省使，代王樸知開封府。四年，再幸壽州，命為副留守。十月，幸淮上，以居潤為宣徽北院使兼副留守。五年夏，南征還，復判開封府。六年，征關南，為東京副留守。及吳廷祚出塞河，命居潤權知開封府事。廷祚為樞密使，真判開封府，改左領軍衛上將軍。恭帝嗣位，加檢校太傅。

太祖立，加檢校太尉。及征澤、潞，命赴澶州巡警。師還，權知鎮州，加左領軍衛上將軍。建隆二年，又權知澶州。八月，拜義武軍節度，在鎮數年，得風痹，詔還京師。乾德四年，卒，年五十九，贈太師。

居潤性明敏，有節概，篤於行義。初，晉室將亡，景延廣委其族自洛赴難，至則為遼人所執。遼人在洛者遽欲恣摽掠，延廣僚吏部曲悉遁，獨居潤力保護，其家以安。居潤與太祖同事世宗，情好款洽，嘗薦沈倫於太祖，以為純謹可用，後至宰相，世稱其知人。

子惟質至內園使，弟居濟至水部員外郎。大中祥符三年，錄其孫建中為三班借職。

竇貞固

竇貞固，字體仁，同州白水人。父專，後唐左諫議大夫。貞固幼能屬文，同光中舉進士，補萬全主簿。丁內艱去官，服除，授河東節度推官。時晉祖在藩，以貞固廉介，甚重之。及即位，擢為戶部員外郎、翰林學士，就拜中書舍人。

天福三年，詔百僚各上封事，貞固疏曰：“臣聞舉善為明，知人則哲。聖君在位，藪澤豈有隱淪；昭代用材，政理固無紊亂。求賢若渴，從諫如流，鄭所以譽子皮；口口口口，口口口口，魯所以譏文仲。為國之要，進賢是先。陛下方樹丕基，宜求多士。乞降詔百

僚，令各司議定一人，有何能識，堪何職官，朝廷依奏用之。若能符薦引，果謂當才，所奏之官，望加奬賞；如乖其舉，或涉徇私，所奏之官，宜加黜罰。自然官由德序，位以才升。三人同行，尚聞擇善；十目所視，必不濫知。臣職在論思，敢陳狂狷。”書奏，帝深嘉之，命所司著為令典。明年，改御史中丞，與太常卿崔悦、刑部侍郎呂琦、禮部侍郎張允同詳定正冬朝會禮節、樂章及二舞行列。歷刑部、門下二侍郎。

少帝即位，拜工部尚書。遷禮部尚書，知貢舉。舊制，進士夜試，繼以三燭。長興二年改令晝試，貞固以晝晷短，難盡士材，奏復夜試。擇士平允，時論稱之。改刑部尚書，出為潁州團練使。歲餘，復拜刑部尚書。

漢祖入汴，貞固與禮部尚書王松率百官見於滎陽西，漢祖駐駕，勞問久之。初營宗廟，帝以姓自漢出，遂襲國號，尊光武為始祖，並親廟為五。詔群臣議，貞固上言曰：“按《王制》：‘天子七廟，諸侯五，大夫三，士一。’《正義》曰：‘周之制七廟者，太祖及文王、武王之祧與親廟四也。’又曰：‘七廟者，據周也。有其人則七，無其人則五。’至光武中興，及魏、晉、宋、齊、隋、唐，或立六廟，或立四廟，蓋建國之始，未盈其數也。《禮》曰‘德厚者流光’，此天子可以祀六世之義也。今陛下大定寰區，重興漢祚，旁求典禮，用正宗祧，伏請立高、曾、祖、禰四親廟。及自古聖王祖有功、宗有德、更立始祖在四廟之外，不拘定數，所以或五廟或七廟。今請尊高皇帝、光武皇帝為始祖，法文王、武王不遷之制，用歷代六廟之規，庶合典禮。”漢祖從之。論者以天子建國，各從其所起，堯自唐侯，禹生大夏是也。立廟皆祖其有功，商之契，周之後稷，魏之武帝，晉之三廟是也。高祖起於晉陽，而追嗣兩漢，徒以同姓為遠祖，甚非其義；貞固又以四親匹庶，上合高、光，失之彌遠矣。但援立親廟可也，餘皆非禮。俄遷吏部尚書。

初，帝與貞固同事晉祖，甚相得。時蘇逢吉、蘇禹珪自霸府僚佐驟居相位，思得舊臣冠首，以貞固持重寡言，有時望，乃拜司空、門下侍郎、平章事、弘文館大學士。貞固少時中蠱，若贅在喉中，常鯁閡。及為相日，因大吐，有物狀蜥蜴落銀盤中，毒氣衝盤，焚於中衢，臭聞百步外，人皆異之。隱帝即位，加司徒，改本貫永安鄉為賢相鄉，班瑞里為勳貴里。楊邠、史弘肇、王章樹黨恣橫，專權淩上，貞固但端莊自持，不能規救。

周祖兵起，貞固與蘇逢吉奉隱帝兵次於野，敗。逢吉倉黃自殺，貞固遂詣周祖。周祖稱太后制，委貞固與蘇禹珪、王峻同掌軍國政事。周祖登位，加兼侍中。會以馮道為首相，改監修國史。俄罷相，守司徒，封沂國公。世宗即位，以范質為司徒，貞固遂歸洛陽，

輸課役，齒為編民。貞固不能堪，訴於留守向拱，拱不聽。

宋初，以前三公赴闕陪位，詣范質，求任東宮三少，預朝請，質不為奏。乃還洛，放曠山水，與布衣輩攜妓載酒以自適。開寶二年病困，自為墓誌，卒，年七十八。

李濤

李濤，字信臣，京兆萬年人。唐敬宗子郇王瑋十世孫。祖鎮，臨濮令。父元，將作監。朱梁革命，元以宗室懼禍，挈濤避地湖南，依馬殷，署濤衡陽令。濤從父兄郁仕梁為閤門使，上言濤父子旅湖湘，詔殷遣歸京師，補河陽令。

後唐天成初，舉進士甲科，自晉州從事拜監察御史，遷右補闕。宋王從厚鎮鄴，以濤為魏博觀察判官。歲餘，入為起居舍人。

晉天福初，改考功員外郎、史館修撰。晉祖幸大梁，張從賞以盟津叛，陷洛陽，扼虎牢。故齊王全義子張繼祚者實黨之，晉祖將族其家。濤上疏曰：“全義歷事累朝，頗著功效。當巢、蔡之亂，京師為墟，全義手披荊棘，再造都邑，垂五十年，洛民賴之。乞以全義之故，止罪繼祚妻子。”從之。嘗奉詔為宋州括田使，前雄州刺史袁正辭齎束帛遺濤，以田園為託，濤表其事，晉祖嘉之。正辭坐降一階，濤遷浚儀令。改比部郎中、鹽判官，改刑部郎中。

涇帥張彥澤殺記室張式，奪其妻，式家人詣闕上訴。晉祖以彥澤有軍功，釋其罪。濤伏閤抗疏，請置於法。晉祖召見諭之，濤植笏叩階，聲色俱厲，晉祖怒叱之，濤執笏如初。晉祖曰：“吾與彥澤有誓約，恕其死。”濤厲聲曰：“彥澤私誓，陛下不忍食其言；范延光嘗賜鐵券，今復安在？”晉祖不能答，即拂衣起，濤隨之，諫不已。晉祖不得已，召式父鐸、弟守貞、子希範等皆拜以官，罷彥澤節製。濤歸洛下，賦詩自悼，有“三諫不從歸去來”之句。先是，范延光據鄴叛，晉祖賜鐵券許以不死，終亦不免，故濤引之。晉祖崩，濤坐不赴臨，停。未幾，起為洛陽令，遷屯田職方郎中、中書舍人。

會契丹入汴，彥澤領突騎入京城，恣行殺害，人皆為濤危之。濤詣其帳，通刺謁見。彥澤曰：“舍人懼乎？”濤曰：“今日之懼，亦猶足下昔年之懼也。向使先皇聽僕言，寧有今日之事。”彥澤大笑，命酒對酌，濤神氣自若。

漢祖起義至洛，濤自汴奉百官表入對，漢祖問京師財賦，從契丹去後所存幾何，濤具對稱旨，漢祖嘉之。至汴，以為翰林學士。杜重威據鄴叛，高祖命高行周、慕容彥超討之，二帥不協。濤密疏請親征。高祖覽奏，以濤堪任宰輔，即拜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、平章事。

隱帝即位，楊邠、周祖共掌機密，史弘肇握兵柄，與武德使李鄴等中外爭權，互作威福。濤疏請出邠等藩鎮，以清朝政。隱帝不能決，白於太后，太后召邠等諭之，反為所構，免相歸第。時中書廚釜鳴者數四，濤晝寢閣中，夢嚴飾廳事，群吏趨走，云迎新宰相帶諸司使，既寤，心異之。數日濤罷，以邠為相兼樞密使。及周祖舉兵，太后倉皇涕泣曰：“不用李濤之言，宜其亡也。”

周初，起為太子賓客，歷刑部、戶部二尚書。世宗宴駕，為山陵副使。恭帝即位，封莒國公。

宋初，拜兵部尚書。建隆二年，濤被病。有軍校尹勳董浚五丈河，陳留丁壯夜潰，勳擅斬隊長陳琲等十人，丁夫七十人皆杖一百，刖其左耳。濤聞之，力疾草奏，請斬勳以謝百姓。家人謂濤曰：“公久病，宜自愛養，朝廷事且置之。”濤憤言曰：“人孰無死，但我為兵部尚書，坐視軍校無辜殺人，烏得不奏？”太祖覽奏嘉之，詔削奪勳官爵，配隸許州。濤卒，年六十四，贈右僕射。

濤慷慨有大志，以經綸為己任。工為詩，筆劄遒媚，性滑稽，善諧謔，亦未嘗忤物，居家以孝友聞。景德三年，其孫惟勤詣闕自陳，詔授許州司士參軍。子承休至尚書水部郎中，承休子仲容。

弟 澣

濤弟澣，字日新。幼聰敏，慕王、楊、盧、駱為文章。後唐長興初，吳越王錢鏐卒，詔兵部侍郎楊凝式撰神道碑，令澣代草，凡萬餘言，文彩遒麗，時輩稱之。秦王從榮召至幕中，從榮敗，勒歸田里。久之，起為校書郎、集賢校理。晉天福中，拜右拾遺，俄召為翰林學士。會廢學士院，出為吏部員外郎，遷禮部郎中、知制誥。復置翰林，遷中書舍人，再為學士。時濤在西掖，縉紳榮之。

契丹入汴，澣與同職徐台符俱陷塞北。永康王兀欲襲位，置澣宣政殿學士。兀欲死，述

律立，以其妻族蕭海貞為幽州節度使。海貞與澣相善，澣乘間諷海貞以南歸之計，海貞納之。

周廣順二年，澣因定州孫方諫密表言契丹衰微之勢，周祖嘉焉，遣諜者田重霸齎詔慰撫，仍命澣通信。澣復表述契丹主幼弱多寵，好擊鞠，大臣離貳，若出師討伐，因與通好，乃其時也，請速行之。屬中原多事，不能用其言。

澣在契丹嘗逃歸，為其所獲，防禦彌謹。契丹應曆十二年六月卒，時建隆三年也。濤收澣文章編之為《丁年集》。澣二子，承確，主客郎中，承續，職方郎中。

孫 仲容

仲容，字儀父，舉進士甲科，除大理評事、知三原縣。累擢監察御史，為殿試進士考官。真宗問題義，對稱旨，詔試中書，擢左司諫、直史館。天聖中，以起居郎為知制誥，累遷右諫議大夫。在西掖八年，次當補學士，而不為宰相張士遜所喜，罷為給事中、集賢院學士、判史館、司農寺，復知制誥。及石中立、張觀補學士，始以為翰林侍讀學士。久之，兼龍圖閣學士，至戶部侍郎卒。

仲容性醇易，喜飲酒，不與物忤，與人言，未嘗及勢利。三弟早卒，字其諸孤十餘人如己子，當世稱其長者。然於吏事非所長。自集制草為《冠鳳集》十二卷。

王易簡

王易簡，字國寶，京兆萬年人。性介特寡合。曾祖朏，唐劍州刺史。祖遠，連州刺史。父貫，唐州刺史。易簡少好學，工詩。會僖宗幸蜀，長安兵亂，避地山谷。梁乾化中，邵王友誨鎮陝，易簡舉進士，詣府拔解，友誨贈錢二十萬。明年遂擢第，復隱華山。邠帥韓恭辟觀察支使。府罷，華帥李保衡復辟從事。逾年，尹皓代保衡，易簡仍在幕府。

會朱友謙以河中叛歸莊宗，攻華州甚急，城中危懼，咸請築月城以自固。皓恃勇不聽，下令曰：“有敢復言者斬。”易簡固請，乃許。板築始畢，外城果壞，軍民賴之。會夜不能攻，友謙遂遁去。皓卒，易簡歸田里。久之，召為著作郎，數月棄去。復召為右拾遺，上書忤旨，出為鄧州節度推官。

後唐同光中，遣魏王繼岌伐蜀，以宰相郭崇韜為招討使，辟易簡為巡官，改魏王都督府記室參軍。明宗即位，周帥羅周恭辟為掌書記。府罷，退居華陰，作《小隱詩》二十首並序以見志，好事者多傳誦。秦王從榮聞而重之，謂宰相馮道、李愚曰：“易簡有才，豈宜久居外地。”即召為祠部員外郎，改水部郎中、知制誥，拜中書舍人。

晉初，賜金紫，判弘文館、史館事。晉祖為治務求速效，易簡上《漸治論》以諫之，詔書褒答，以論付史館。及廢翰林學士，易簡兼知內制，又拜御史中丞，歷右丞、吏部侍郎、左丞、判吏部銓。嘗上言：“選門格敕條件具存，藩府官僚習熟者少，凡給文解，未曉規程，以致選人詣都，親求解樣，往來跋涉，重可傷閔，傳寫少差，旋復驗放。乞自今委南曹詳定解樣，兼錄長定格取解條，下諸州，板置州院門，每取解時，準條式遵行。”從之。晉祖在大梁，臺省湫隘，易簡奏舉故事，一歲得元省錢二百萬，繕治省署及造器物，號為舉職。

周朝諱“簡”，易止名易。廣順初，遷禮部尚書。是冬，合三銓為一，令易簡權判，俄改刑部尚書。周祖將親郊，命判兵部，會冊四廟，命為副使。周祖晏駕，為山陵副使。顯德四年，告老，以太子少保致仕，歸鄉里。

宋初，召加少傅。所居華陰，構一鳴堂、二品樓，優遊自適。建隆四年四月，無疾卒，年七十九。子景讓，進士及第，至尚書郎。

趙上交

趙上交，涿州范陽人。本名遠，字上交，避漢祖諱，遂以字稱。祖光鄴，鄂州錄事參軍。父簡章，涿州司馬。上交身長七尺，黑色，美風儀，善談論，負才任氣，為鄉里所推。

後唐同光中，嘗詣中山干王都。有和少微者亦在都門下，忌之，頗毀訾上交，都遂不為禮。上交不得志，因南遊洛陽，與中官驃騎大將軍馬紹宏善。紹宏領北面轉運制置大使，表為判官，遷殿中丞。秦王從榮開府兼判軍衛，以上交為虞部員外郎，充六軍諸衛推官。李澣、張沆、魚崇遠皆白衣在秦府，悉與上交友善。累遷司封郎中，充判官。從榮素豪邁，不遵禮法，好昵群小。上交從容言曰：“王位尊崇，當修令德以慰民望，王忍為此，獨不見恭世子、戾太子之事乎？”從榮怒出之，歷涇、秦二鎮州節度判官。從榮及禍，僚屬皆坐斥，上交由是知名。

晉初，召為左司郎中、度支判官，歷右諫議大夫。會廢翰林學士，以上交為中書舍人、知內外制，遷刑部侍郎。嘗上言：“伏睹長興中詔書：‘州縣官在任詳讞刑獄、昭雪人命者，不限歲月赴選，許令超資注官，仍賜章服。諸道州府給付公驗，躬赴行部投狀，隨給優牒，庶絕欺罔，以存激勸。’載詳元詔，止言州縣，未該內外職司。乞自今但能雪活冤獄，不限中外官，並加旌賞。諸道州縣委長吏抄案以聞。俟本人考滿，即詣刑部投狀，毋得隔越年歲，庶使內外同律。”詔從之。俄遷戶部侍郎，拜御史中丞，彈舉無所阿避。

契丹入汴，立明宗幼子許王從益為帝，以禮部尚書王崧為左丞相，上交為右丞相。契丹去，上交請去偽號，稱梁王。漢祖將至，從益遣上交馳表獻款，授檢校禮部尚書、太僕卿，遷秘書監。周祖監國，命太師馮道迎湘陰公於徐州，以上交副之。

廣順初，拜禮部侍郎。會將試貢士，上交申明條制，頗為精密，始復糊名考校。擢扈載甲科，及取梁周翰、董淳之流，時稱得士。轉戶部侍郎。明年再知舉，謗議紛然。時樞密使王峻用事，常薦童子，上交拒之。峻怒，奏上交選士失實，貶商州司馬，朝議以為太重，會峻貶乃止，但坐所取士李觀、侯璨賦落韻，改太子詹事。

顯德初，遷賓客。二年，拜吏部侍郎，多請告不朝，時出遊別墅。世宗因問陶穀曰：“上交豈衰老乎？”穀對曰：“上交昔掌貢舉，放鬻市家子李觀及第，受所獻名園，多植花卉，優遊自適。”世宗怒，免其官。

宋初，起為尚書右丞。建隆二年正月，卒，年六十七。上交所蒞官以幹聞，當時稱有公輔器。尤好吟詠，有集二十卷，張昭為序。

子曮，字可畏。七歲喪母過哀。十二能屬文，與兄晙同舉進士，未成名而兄夭，遂以蔭補千牛備身，歷秘書郎、殿中丞、著作郎。卒，年二十六。有集十卷，太宗嘗取以入內。

張錫

張錫，福州閩縣人。梁末，劉君鐸任棣州刺史，辟為軍事判官。棣為鄆之屬郡，郡有麴務，鄆以牙將主之，頗橫恣，民有犯麴三斤，牙將欲置於死，君鐸力不能救。既而牙將盜麥百斛私造麴，事覺，錫判曰：“麴犯三斤，求生不克，麥盜百斛，免死誠難。”時郡吏以使府牙將乞免，錫不允，固置於法。

同光末，趙在禮舉兵於鄴，瀕河諸州多構亂，錫權知州事，即出省錢賞軍，皆大悅，一郡獨全，棣人賴之。後為淄川令，不畏強禦，專務愛民，刺史有所徵，不答，由是銜之。及代，白其事於宰相馮道。道知錫介直，即奏召為監察御史，出為陝、虢觀察判官。晉開運二年，拜右補闕，歷起居郎、刑部員外郎、開封府判官、浚儀令、司門駕部二郎中，並以清節聞。周顯德中，以老疾求解官，授右諫議大夫致政。

宋初，改給事中。錫無子，宰相范質嘗兄事之，館於別墅。錫以執政之門，不欲久處，往依鄉人鄧州觀察判官黃保緒。建隆二年六月，卒於穰下。

張鑄

張鑄，字司化，河南洛陽人。性清介，不事生產。曾祖居卿，祖裼，父文蔚，在唐俱舉進士。裼至翰林學士承旨、天平軍節度、檢校吏部尚書。文蔚，中書侍郎、平章事，《五代史》有傳。

鑄，梁貞明三年舉進士，補福昌衛、集賢校理，拜監察御史，遷殿侍御史。仕後唐，歷起居郎、金部員外郎，賜緋，改右司員外郎。

明宗初，轉金部郎中，賜金紫。嘗上言曰：“國家以務農為本，守令以勸課為先，廣辟田疇，用實倉廩。竊見所在鄉村浮戶，方事墾辟，甫成生計，種田未至二頃，植木未及十年，縣司以定色役，民畏責斂，捨之而去，殊乖撫恤之方，徒設招攜之令。望令諸州應有荒田縱民墾蒔，俟及五頃已上，三年外始聽差科。”從之。使兩浙還，遷考功郎中。

晉天福初，福州王延羲奉表稱藩，遣鑄持節冊為閩國王。少帝即位，改河南令。開運二年，召為太常少卿，避曾祖諱不拜，改秘書少監、判太常寺事。逾年，轉右庶子，分司西京。周廣順初，入為左諫議大夫、給事中，使朗州。顯德三年，授檢校禮部尚書、光祿卿，又以祖名請避，改秘書監、判光祿寺。宋初，加檢校刑部尚書。建隆四年，卒，年七十三。

鑄美姿儀，善筆劄，老能燈下細書如蠅頭。由晉以來，天地、宗廟及上徽號、封拜王公冊文，皆詔鑄書之。及卒，身無兼衣，家人鬻其服馬、園圃，得錢十萬以葬。

邊歸讜

邊歸讜，字安正，幽州薊人，父退思，檀州刺史。歸讜弱冠以儒學名。後唐末，客遊幷、邠。晉祖鎮太原，召置門下，表為河東節度推官、試秘書省校書郎，改太原府推官、試大理評事。

天福初，拜監察御史。歷殿中侍御史、禮部員外郎，充戶部判官。遷水部郎中，賜金紫，拜比部郎中、知制誥。歷右諫議大夫、給事中。嘗上言：“使臣經過州縣，券料外妄自徵需，以豐儉從，多索人驢，用遞行李。挾命為勢，淩下作威，供億稍遲，即加鞭箠，吏民受辱，寧免怨嗟。欲望察訪得情，嚴示懲戒。”從之。俄遷右散騎常侍。

漢初，歷禮部、刑部二侍郎。時史弘肇怙權專殺，閭里告訐成風。歸讜言曰：“邇來有匿名書及言風聞事，構害善良，有傷風化，遂使貪吏得以報復私怨，讒夫得以肆其虛誕。請明行條制，禁遏誣罔。凡顯有披論，具陳姓名。其匿名書及風聞事者並望止絕。”論者韙之。

周廣順初，遷兵部、戶部二侍郎。世宗聞其亮直，擢為尚書右丞、樞密直學士，以備顧問。就轉左丞，世宗以累朝以來憲綱不振，命為御史中丞。

歸讜雖號廉直，而性剛介，言多忤物。顯德三年冬，大宴廣德殿，歸讜酒酣，揚袂言曰：“至於一杯而已。”世宗命黃門扶出之。歸讜回顧曰：“陛下何不決殺趙守微。”守微者，本村民，因獻策擢拾遺，有妻復娶，又言涉指斥，坐決杖配流，故歸讜語及之。翌日，伏閤請罪，詔釋之，仍於閤門復飲數爵，以愧其心。五年秋，歸讜與百官班廣德殿門外，忽厲聲聞於帝，詔奪一季奉。

宋初，遷刑部尚書。建隆三年，告老，拜戶部尚書致仕。乾德二年，卒，年五十七。子定，雍熙二年進士及第。

劉溫叟

劉溫叟，字永齡，河南洛陽人。性重厚方正，動遵禮法。唐武德功臣政會之後。叔祖崇望，相昭宗。父岳，後唐太常卿。溫叟七歲能屬文，善楷隸。岳時退居洛中，語家人曰：“吾兒風骨秀異，所未知者壽耳。今世難未息，得與老夫皆為溫、洛之叟足矣。”故名

之溫叟。以蔭補國子四門助教，河南府文學。清泰中，為左拾遺、內供奉。以母老乞歸就養，改監察御史，分司。時臺署廢弛，溫叟作新之。未幾，召為右補闕。

晉初，王松權知青州，表為判官，加朝散階。入為主客員外郎。少帝領開封尹，奏為巡官，命典文翰，又改廣晉府巡官。少帝即位，拜刑部郎中，賜金紫。改都官郎中，充翰林學士。初，岳仕後唐，嘗居內署，至是溫叟復居斯任，時人榮之。溫叟既受命，歸為母壽，候立堂下。須臾聞樂聲，兩青衣舉箱出庭，奉紫袍、兼衣，母命卷簾見溫叟曰：“此即爾父在禁中日內庫所賜者。”溫叟拜受泣下，退開影堂列祭，以文告之。母感愴累日，不忍見溫叟。歲滿，加知制誥。

契丹入汴，溫叟懼，隨契丹北遷，與承旨張允共上表求解職。契丹主怒，欲出允等為縣令。趙延壽曰：“若學士才不稱職求解者，守本官可也，不可加貶出。”遂得罷職出院。漢祖南下，溫叟自洛從至鄭州，稱疾不行。及入汴，溫叟久之方至，授駕部郎中。

周初，拜左諫議大夫，逾年，改中書舍人，加史館修撰，判館事。顯德初，遷禮部侍郎、知貢舉，得進士十六人。有譖於帝者，帝怒，黜十二人，左遷太子詹事。溫叟實無私，後數年，其被黜者相繼登第。溫叟與張昭同修漢隱帝及周祖實錄，恭帝即位，遷工部侍郎兼判國子祭酒事。

宋初，改刑部。建隆九年，拜御史中丞。丁內艱，退居西洛，旋復本官。三年，兼判吏部銓。因上言曰：“伏見兩京百司，漸乏舊人，多隳故事。雖檢閱具存於往冊，而舉行須在於攸司。蓋因年限得官，歸司者例與減選；冬集赴調，授任者尋又出京。兼有裁滿初官，不還舊局，但稱前資，用圖免役。又有嘗因停任，切欲歸司，而元敕不該，無由復職。遂使在司者失於教習，歷事者難於追還。伏望自今諸司職掌，除官勒留及歸司者，如理減外欠三選以下，仍須在司執行公事，及三十月即許赴集；如理選外欠三選以上，及在官不成資考者，即準元敕處分。若在任停官及在司停職者，經恩後於刑部出給雪牒，卻勒歸司，如無闕員，即令守闕，餘依敕格處分。

一日晚歸由閤前，太祖方與中黃門數人偶登明德門西闕，前騶者潛知之，以白溫叟。溫叟令傳呼如常過闕。翌日請對，具言：“人主非時登樓，則近制咸望恩宥，輦下諸軍亦希賞給。臣所以嗬導而過者，欲示眾以陛下非時不登樓也。”太祖善之。憲府舊例，月賞公用茶，中丞受錢一萬，公用不足則以贓罰物充。溫叟惡其名不取。任臺丞十二年，屢求代。太祖難其人，不允。開寶四年被疾，太祖知其貧，就賜器幣，數月卒，年六十

三。

溫叟事繼母以孝聞，雖盛暑非冠帶不敢見。五代以來，言執禮者惟溫叟焉。立朝有德望，精賞鑒，門生中尤器楊徽之、趙鄰幾，後皆為名士。范杲幼時，嘗以文贄溫叟，大加稱獎，以女妻之。

太宗在晉邸，聞其清介，遣吏遺錢五百千，溫叟受之，貯廳西舍中，令府吏封署而去。明年重午，又送角黍、執扇，所遣吏即送錢者，視西舍封識宛然，還以白太宗。太宗曰：“我錢尚不用，況他人乎？昔日納之，是不欲拒我也；今周歲不啟封，其苦節愈見。”命吏輦歸邸。是秋，太宗侍宴後苑，因論當世名節士，具道溫叟前事，太祖再三賞歎。

雍熙初，子炤罷徐州觀察推官待選，以貧詣登聞求注官。及引對，太宗問誰氏子，炤以溫叟對。太宗愀然，召宰相語其事，且言當今大臣罕有其比。因問：“炤當得何官？”宰相言：“免選以為厚恩。”帝曰：“其父有清操，錄其子登朝，庶足示勸。”擢炤太子右讚善大夫，歷判三司理欠、憑由司，江南轉運司，入朝為司封郎中。炳、燁並進士及第。

子 燁

燁，字耀卿，進士及第。積官秘書省著作郎。知龍門縣，群盜殺人，燁捕得之，將械送府，恐道亡去，皆斬之。眾服其果。通判益州，召還，時王曙治蜀，或言其政苛暴。真宗問：“曙治狀與淩策孰愈？”燁曰：“策在蜀，歲豐事簡，故得以寬假民。比歲小歉，盜賊竊發，非誅殺不能禁。然曙所行，亦未嘗出陛下法外。”帝善之。

天禧元年，始置監官。帝謂宰相曰：“諫官御史，當識朝廷大體。”於是以燁為右正言。會歲薦饑，河決滑州，大興力役，饑殍相望。燁請策免宰相，以應天變。都城東南有泉出，民爭傳可以已疾，詔即其地建祥源觀。燁言其詭妄不經，且亢旱，不可興土木以營不急；又請罷提點刑獄，禁民棄父母事佛老者。皆不報。

表請補外，帝以燁屢言事，乃以判三司戶部勾院，出安撫京西。還，直集賢院，同修起居注，遷右司諫。以尚書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，權判吏部流內銓。請京朝官遭父母憂，官司毋得奏留，故事當起復者如舊。因詔益、梓、利、夔路長吏，仍舊奏裁，餘乞免持服者論其罪。改三司戶部副使，擢龍圖閣待制，提舉諸司庫務，權發遣開封府事。

累遷刑部郎中、龍圖閣直學士、知河南府，徙河中府，卒。

初，王曙坐寇準貶官，在朝無敢往見者。燁歎曰：“友朋之義，獨不行於今歟？”往餞之，經宿而還。嘗善河中處士李瀆，瀆死，為陳其高行，詔以著作郎贈之。

唐末五代亂，衣冠舊族多離去鄉里，或爵命中絕而世系無所考。惟劉氏自十二代祖北齊中書侍郎環俊以下，仕者相繼，而世牒具存焉。子几。

孫 几

几，字伯壽，以燁任為將作監主簿。生而豪俊，長折節讀書，第進士。

從范仲淹辟，通判邠州。邠地鹵，民病遠汲，几浚渠引水注城中。役興，客曰：“自郭汾陽城此州，苟外水可釃，何待今日？無為虛費勞人也！”几不答。未幾，水果至，鑿五池於通逵，民大便利。

孫沔薦其才堪將帥，換如京使、知寧州。俗喜巫，軍校仗妖法結其徒，亂有日。几使他兵伏壘門以伺，夜半盡禽之。加本路兵馬鈐轄、知邠州。

儂智高犯嶺南，几上書願自效，以為廣東、西捉殺。道聞蔣偕、張忠戰沒，疾馳至長沙，見狄青曰：“賊若退守巢穴，瘴毒方興，當班師以俟再舉。若恃勝求戰，此成擒耳。”賊果悉眾來，大戰於歸仁鋪。前鋒孫節死，几以右軍搏鬥，自辰至巳，勝負未決。几言於青，出勁騎五千，張左右翼搗其中堅，賊駭潰。

進皇城使、知涇州。陛見，辭以母老，丐復文階歸養。仁宗諭之曰：“涇，內地也，將母莫便焉。”命特賜冠帔。領循州刺史，遷西上閤門使，再歸郎中班。曾公亮薦之，復以嘉州團練使為太原、涇原路總管。

夏人寇周家堡，轉運使陳述古攝渭帥，几移文索援兵，不聽，率諸將偕請，又不聽，乃趣以手書。述古怒，移几為鳳翔，且劾生事。朝廷以總管非轉運使所得徙置，遣御史出按，述古黜，几亦改鄜州。召判三班院。邊吏告夏人趨大順，英宗問几，几曰：“大順天險，非夏人可得近，正恐與趙明為仇爾。”帝曰：“明之子奔馬入城，幾為所掩，卿料敵一何神也。”以為秦鳳總管。

神宗即位，轉四方館使、知保州，治狀為河北第一。逾六年，即請老，還為秘書監致仕。元豐三年，祀明堂，大臣言几知音，詔詣太常定雅樂。几曰：“古樂備四清聲，沿五季亂離廢，請增之。”樂成，予一子官。

几得謝二十年，放曠嵩、少間，遇唐末異人靖長宮者得養生訣，故益老不衰。間與人語邊事，謂張耒曰：“比見詔書禁邊吏夜飲。此曹一旦有急，將使輸其肝腦，此平日禁其為樂，為今役者不亦難乎？夫椎牛釃酒，豐犒而休養之，非欲以醉飽為德，所以增士氣也。”耒敬識其語。再加通議大夫，卒，年八十一。

几篤於風義，推父遺恩官從兄，已得任子，必先兄弟子之孤者。其議樂律最善，以為：“律主於人聲，不以尺度求合。古今異時，聲亦隨變，猶以古冠服加於今人，安得而稱。儒者泥古，致詳於形名度數間，而不知清濁輕重之用，故求於器雖合，而考於聲則不諧。”嘗遊佛寺，聞鍾聲，曰：“聲漸而悲，主者且不利。”是夕，主僧死。在保州，聞角聲，曰：“宮微而商離，至秋，守臣憂之。”及期，几遇疾。然所學頗雜鄭、衛云。

劉濤

劉濤，字德潤，徐州彭城人，後唐天成中，舉進士，釋褐為鳳翔掌書記，拜右拾遺，賜緋。時太常丞史在德上章，詞理鄙俗，仍犯廟諱。濤上言請正其罪，雖不允，時論是之。出為山南東道節度判官，召為左補闕，遷起居舍人。

晉天福初，改司勳員外郎、史館修撰，遷工部郎中，賜金紫。歷度支、職方二郎中，掌左藏庫。時少帝奢侈，常以銀易金，廣其器皿。李崧判三司，令上庫金之數。及崧以元簿較之，少數千鎰。崧責曰：“帑庫通式，一日不受虛數，毫厘則有重典。”濤曰：“帑司常有報不盡數，以備宣索。”崧令有司劾濤，濤事迫，以情告樞密使桑維翰，乃止罰一月奉。漢初，宰相蘇禹珪薦為中書舍人。

周廣順中，坐令子監察御史頊代草誥命，左遷少府少監，分司西京；頊亦貶復州司戶。顯德初，就改太常少卿，俄拜右諫議大夫。四年，再知貢舉。樞密使王樸嘗薦童子劉譜於濤，濤不納，樸銜之。時世宗南征在迎鑾，濤引新及第人赴行在。樸時留守上都，飛章言濤取士不精。世宗命翰林學士李昉覆試，出者七人。濤坐責授太子右讚善大夫。恭帝即位，遷右詹事。濤性剛毅不撓，素與宰相范質不協，常鬱鬱不得志，遂退居洛陽之

清化里，杜門以書史自娛。

太祖素知濤履行，開寶二年召赴闕，以老病求退，授秘書監致仕。年七十二卒。

清泰初，中書舍人盧導受詔主文，將鎖宿，濤力薦薛居正，以為文章器業必至臺輔，導取之，後果為相。世稱其知人。

頊子晟，晟子訥、譚，並進士及第。晟至屯田員外郎，訥為殿中侍御史。

邊光範

邊光範，字子儀，幷州陽曲人。性謙退和雅，有吏材。父仁嗣，忠武軍節度副使。光範，後唐天成二年，起家榆次令，召為殿中丞，賜緋。長興四年，改太常丞。丁內艱。晉天福初，服闋，授檢校戶部員外郎、北京留守判官兼侍御史。二年，拜太府少卿。上書曰：“臣聞唐太宗有言：‘朕居深宮之中，視聽不能及遠，所委者惟都督、刺史。’則知此官實係治亂，必須得人。今則刺史或因緣世祿，或貢奉家財，或微立軍功，或但循官序。實恐撫民無術，御吏無方，以此牧民，而民受其賜鮮矣。望選能吏以蘇民瘼，用致升平。”奏入，留中不出。俄為冊秦王李從嚴副使。張從恩以外戚為河南尹，奏授判官。遷秘書監兼御史中丞，入拜大理少卿。

少帝尹京，改衛尉少卿，充開封府判官，又改光祿少卿，廣晉府判官，賜金紫。少帝即位，拜右諫議大夫，權知開封府事，遷給事中。會蝗災，遣使亳州括借軍糧，稱為平允。時與契丹失歡，河朔連兵，命光範出使修好。會契丹復南入，光範行至趙州，召還。開運元年，權知鄭州，拜左散騎常侍。二年，入為樞密直學士。少帝以光範藩邸舊僚，待遇尤厚。因遊宴，見光範位翰林學士下，即日拜尚書禮部侍郎、知制誥，充翰林學士，仍直樞密院。

漢初，改檢校刑部尚書、衛尉卿。上言：“伏見朝廷除刺史，不限年月，或未及期年，又聞除代。往來跋涉，豈暇撫懷。望慎選良牧，立定年限，以責輯綏之效。”疏入，不報。乾祐二年，連使宋州虞城、汝州襄城，按視民田之傷稼者。是冬，為吳越加恩使。

周廣順初，出知陳州，遷秘書監，俄召拜御史中丞，賜襲衣、銀器、繒彩、鞍勒馬，復為禮部侍郎。時禮部侍郎於貢部或掌或否，光範拜官，將及秋試，乃言於執政曰：“單

門偶進，何言名第。若他曹公事，光範不敢辭；若處文衡，校閱名賢，品藻優劣，非下走所能。”執政曰：“公晉末為翰林、樞密直學士，勿避事也。” 及期，光節辭疾不出，乃以翰林學士承旨徐台符掌之，時論多其自知。

世宗即位，改刑部侍郎、權知開封府，俄遷戶部。顯德三年，命往大名檢民田。五年，遣使普均租稅，光範詣宋州。時韓通掌禁兵，領宋師修汴堤，訪郡民，皆言光範均平之狀，乃具以聞，世宗嘉之。

宋初，征澤、潞，命光範為前軍轉運，計度鄭、洛、汝、孟、懷芻糧。秋，拜太常卿。時張昭為吏部尚書，朝議以其耆老，令光範簽判選事。

建隆四年，襄州節度慕容延釗征湖南，以光範權知州事，路當衝會，餉饋無闕。是冬郊祀，召還。會延釗卒，復知襄州。大軍數萬由陝路討蜀，出漢上，光範復當供億，人不知勞。嘗舉本鎮判官李楫為殿中侍御史，楫後坐事除籍，光範左遷太子賓客，仍知襄州。

五年，兼橋道使，朝廷遣使督治道，常六七輩，一使所調發民皆數百人，吏緣為奸，多私取民課，所發不充數，而道益不修。光範計其工，以州卒代民，官給器用，役不淹久，人以無擾。詔書褒美。開寶四年，復判吏部銓曹。御史中丞劉溫叟卒，以光範判御史臺事，數月，真拜中丞。六年，以疾解銓曹任。卒，年七十三。

光範性至孝，謙退和易，雅有吏幹。母病疽，光範嘗吮之。景德中，錄其孫易從同學究出身。

劉載

劉載，字德輿，涿州范陽人。唐盧龍節度濟之六世孫。父昭，下蔡令。載，後唐清泰中舉進士。晉初，解褐校書郎，遷著作佐郎，賜緋，拜左拾遺、集賢殿直學士。漢初，為殿中侍卿御史，丁內艱，服闋，復拜舊官。判西京留臺，改倉部員外郎。嘗著五論，曰《為君》、《為相》、《為將》、《去讒》、《納諫》，頗為文士所稱。

周世宗初，擢知制誥。顯德三年，拜右諫議大夫，與右拾遺鄭起、尚書博士李寧同校道書。遷給事中，使許州定田租。俄賜金紫，為魏王符彥卿加恩國信使。

宋初，浚五丈河，自陳橋達曹州之西境，命護其役。建隆四年，貝州節度使張光翰來朝，遣載權知州事。光翰歸鎮，載還，知貢舉。乾德初，掌建安榷貨務。六年，就為江南國主生辰使，召還，令知鎮州。

開寶四年，坐與何繼筠不協，改山南東道行軍司馬。十年不召，嘗受詔權點檢州事。太平興國初，復入為給事中。三年，出知襄州，六年，代還。告老，改工部侍郎致仕，乃賜一子出身。八年，卒，年七十一。

載尤好學，博通史傳，善屬文。嘗受詔撰明憲皇后謚冊文，又作《吊戰國賦》萬餘言行於世。雅信釋典，敦尚名節。

子宗言，至比部郎中。宗望，景德二年進士及第。大中祥符四年，其孫介以載文集來獻，以為試將作主簿。

程羽

程羽，字冲遠，深州陸澤人。少好學，能屬文。晉天福中，擢進士第，授陽穀主簿。歷虞鄉、醴泉、新都令，皆有政績。開寶中，選為兩使判官，入對，太祖詢以時事，敷奏稱旨，擢著作郎，出知興州。逾年，改知興元府。八年，詔歸闕，以本官領開封府判官。

羽性淳厚，蒞事恪謹。時太宗尹京，頗以長者待之。及即位，拜給事中，知開封府。未幾，出知成都府，為政寬簡，蜀人便之。入朝，拜禮部侍郎。上欲優以清職。故事，端明殿設學士二員，居翰林學士上，專備顧問，馮道、趙鳳始居是職，累朝因之。及是，即殿名以羽為文明殿學士，位在樞密副使下，且即泰寧坊營第以賜之。

太平興國五年，典試貢士，御試得人居多。六年，以老疾求解職，拜兵部侍郎，未幾致仕，仍給全奉。雍熙元年，卒，年七十二。贈禮部尚書。

子希振，以蔭至尚書虞部員外郎。大中祥符元年卒。其子適，賜同學究出身。從孫琳，別傳。

論曰：五季為國，不四、三傳輒易姓，其臣子視事君猶傭者焉，主易則他役，習以為常。故唐方滅即北面於晉，漢甫稱禪已相率下拜於周矣。君子傷之，此《雜臣傳》所繇立也。

李穀、邊歸讜、竇貞固、李濤輩，或在廟堂，或侍帷幄，世主之所寵任，社稷之所倚賴，而更事異姓，不能以名節生死，倫義廢矣。且穀以籌策自名，乃不能料藝祖有容人之量，及受李筠饋遺，懼其見殺，遂以憂死，又何繆耶？嗚呼，魏范粲、齊顏見遠，宜見褒於前史也。

此元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